

媒體再現與認同政治
Media Represent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陳明珠
Ming-Chu Chen
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Dept. of Radio, TV and Film, Shih Hsin University

摘要

全球化的風潮與資訊自由流通的趨勢，大量的媒體資訊再現在閱聽人眼簾，不斷地召喚閱聽人成為主體，透過與符號構連的認同過程，e世代閱聽人認同的是什麼？面對外來的資訊文化，在地的文化認同將有何影響？過去在身體印記上所認同的傳統、歷史、文化、記憶等，如何在全球資訊流通下進駐自己的位置？認同不僅是相似的聚合，更是差異的政治，不是穩固不變的，而是可能隨著所感知的媒體經驗而有所改變。在新興的網路媒體中，網路使用者可以隨意自定主體的認同，超越真實世界的認同類目，建構出多樣、多元、複雜的虛擬身份，認同的意義在網路媒體中內爆。本文試圖對媒體的再現與認同政治的關係提出一些批判性的思考，願盼引起各方對媒體與認同二者關係的深度對話。

Abstract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trend of information free flow, media representation as a cultural practice constantly hails audiences as the subject. Through the process of identification, the subjectivity is constructed. Reading a large amount of international programs and information, how does the subject with local body inscription construct the unstable identity? Identity is not only the collective of sameness, but also practices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t is not fixed, but unstable. In the system of Internet communication, the user can arbitrarily create multiple and complex virtual identities. The signification of identity turns into implosion. In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represent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critical thinking is provided in this paper.

關鍵字：

媒體再現 media representation 認同政治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差異 difference 身體印記 body inscription 虛擬認同 virtual identity

媒體再現與認同政治

媒體具有再現文化的機制，對閱聽人主體認同的影響雖不如皮下注射、與子彈論的單面向大效果，然而文本與接收者解讀二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卻無法排除身份／認同的構連運作。過去認為閱聽人具有主動的解讀位置，分有優勢、協商、對立三種解讀的型態，卻引起多方在理論與方法論上的質疑，三種解讀型態不都是閱聽人優勢的詮釋嗎？僅有三種解讀型態嗎？這樣的分類是否也侷限了閱聽人研究的範疇？換言之，三種解讀的型態對閱聽人研究僅帶來一個可以參考的研究可能性，而回溯到文本當中，卻說明了文本多義性的特質。事實上，閱聽人的解讀位置既主動、亦被動，主、被動皆是閱聽人的一體二面，在媒體再現的機制中，閱聽人既是接收的主／客體，亦是詮釋解讀的主／客體，整個感知接收的過程不是單面向的，而是多面向交織交融所產製的意義解讀，是有關媒體再現的內容、內涵、文本產製者的敘事，與閱聽人身份、國族、黨派、種族、膚色、性／別、年齡、階級、在地、經驗、教育、思想、價值觀等認同，交互相融的結果。意義的產製在文本與閱聽人之間 (in-between)，並非一方可以決定，二者也並非具有主／被動、主／客體的二元對立關係，媒體在閱聽人的身份／認同下被解讀，而閱聽人的身份／認同也同樣受到媒體所再現的文化影響。閱聽人主體的認同既代表「同」、亦顯明了「異」，既是相同的認可，更是強化了差異的政治。而在閱聽人認同的構連中，媒體的角色因著不同的社會環境，也有了變異。如在現代主義國家的組構下，媒體運作有如意識型態國家機器，強調國族、政治等的身份認同，一種穩固、強化主體建構的認同，而現今後現代性的資訊社會，卻帶來了解構主體認同的現象，將虛擬認同視為後現代性混成、諧仿、玩樂的文化機制。本文的目的並非在討論閱聽人解讀文本的過程，也不是在探討認同是如何形成的，而僅是試圖對媒體的再現問題與認同議題提出批判性的思考，對二者所呈現的文化現象，作一個關聯性的描述與探討，更期盼引起各方對媒體與認同二者之間的深度討論與對話。

觀看在全球化的熱潮中，全球政經結構的轉變帶來國家主權、與文化認同的辯論，各地示威抗議之聲吶喊著，全球化是具有強權勢力的第一世界國家，擴張其政經、文化霸權的假象，第三世界國家在開放的前提下，將面臨變相殖民意涵的政經、社會文化的危機；而支持全球化的學者則強調，全球化不會帶來文化同質化的危機，反而帶動地方文化定位的省思，傳統文化並不會消失，而將轉為更豐富多元、異質的社會文化。過去五〇年代對於跨國傳播資訊自由流通所帶來的資訊不均衡問題，在國際間的政經、與學術界均引起熱烈的討論，而今日全球化的趨勢，對於全球資訊流通下，國族與文化認同的議題再度成為焦點。然而，對

於媒體與認同的議題，是否又重回資訊均衡流通的議題呢？抑或是重新思考：無論是文化的同質化、抑或是異質化，全球化媒體要我們認同什麼？全球化所帶來的認同是什麼？認同的機制如何透過全球化來運作？全球化的進程中，媒體再現的文化為何？各國、各族、在地如何透過媒體建構多元、差異的文化認同？這多元、差異的文化內涵與傳統在地的文化之間關係為何？對於閱聽人的主體認同又有何影響？當然，全球化並非本文所要探討的議題，但這些媒體的角色與文化認同的問題被經濟所主導的全球化議題再度地引起關切，全球化為媒體允諾了多元、差異的文本內容，然而在地傳統的認同本質將會有何改變呢？媒體可以由再現國族傳統的文化，擴大收編來自全球各地的訊息內容，而轉為再現複雜多樣的全球風貌，然而認同的問題呢？全球資訊化帶來複雜多元的媒體訊息將會如何影響在地的認同呢？在今日經濟與科技掛帥的時代背景中，媒體成了全球化經濟的傳聲筒，而認同的機制運作在媒體聲浪中不斷地召喚閱聽人成為傳播過程中的核心主體，使閱聽人被主體化（subjectivation），主體則被認同化（identification）。換言之，主體是被建構的，而主體的認同也同樣被建構。

關於認同研究的論述在各個學門中早有議論，如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探究人對於身份／認同的自然需求，認為認同的過程與享有的文化象徵相關，對於傳統文化的親屬關係、語言系統、價值觀、信念、行為模式等具有接納並歸屬的心理機制。然而，在批判的領域中，重新檢視認同的機制，質疑認同是一種自然尋求的過程，提出認同乃是一種主體建構的機制，在特定的時、空、情境脈絡下建構某種構連的關係，使主體認知自我與他者身份、位置的差異，具有排他性的政治意涵。Hall（1990）即強調，至少有二種對文化認同的思考模式，一種是視文化認同為聚合共享某一特定歷史、文化的族群，反映出共同的歷史經驗與文化符碼，使族群成為單一特有的民族（one people），具有不變持久的意涵。而第二種文化認同的定義帶來反向的思考，不從相似（sameness）來看認同的意義，反從差異來定義文化認同，指出透過差異的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建構我們所認知的自我，認同提供我們在眾多不同的立場中站駐我們的位置，思考在歷史的轉變中「我們已經變成什麼？」（what we have become）的認同問題，而非「我們是什麼？」的問題，換言之，認同的主體性是被建構的，是一個變成什麼（becoming）的議題，而非單純的「我是誰」（being）的主體性問題。

媒體召喚主體認同

Hall（2000）在〈誰需要「認同」？〉（Who Needs 'Identity'？）一文中指出，相對於認同是自然產生的定義，認同在散漫的運作（discursive practice）中被視為是一種建構的機制，「認同化是被建構在與某人或族群、或某種理想之共同根源或共享特質的認知上，並建立在這根基的聚合和忠誠上。」（p. 16）Hall 強調認同化是一種構連（articulation）的過程，一種接縫，超越決定性，而不是一種包容，這種過程彷彿符號的運作機制一般，將主體與散漫機制的關係構連起來。

認同在某種特殊的論述之中被建構，如特定的歷史、情境、組織、機構、社會、文化等，藉由特定的宣告模式運作其形構與機制，同時特殊的權力關係也運行其中，認同之普遍義可說是包含相似者，然而更重要的是，認同同時也產製了差異與排他的機制，更明確的說，認同透過差異性與排他性建構自己的位置，同時也形成了與他者差異性的認知，如二元對立即是最簡易的差異認知，非黑即白，非男則女，非我即他、非強則弱等，而二元中的權力運作關係，意謂搶奪發言權，誰站在核心位置發言，誰又被排斥在外成為他者，亦是認同機制中重要的討論議題。換言之，認同在意義的根基上所謂的同質結合事實上並非自然、必然、或原初的體驗，而是一種權力的行使關係，與排他的建構機制。

媒體則是符號運作的工具，文化、訊息的出口，媒體非但產製文本，更是產製認同機制的機器，媒體中的文字、聲音、影像等符號，企圖召喚閱聽人為主體，使閱聽人進入訊息的情境中，建立歸屬認同的想像心理，構連接合閱聽人對於訊息所需產製的認同位置，因此，文化透過媒體藉由符號再現，而再現的過程同時也運行著閱聽人主體認同的建構過程。Althusser (1971) 對於意識型態運作的過程即提出了召喚個人成為主體的觀點，在其論點中強調，意識型態必然是為了具體、明顯的主體而運作，同時意識型態的目的只有透過主體才能完成，因此，主體是透過意識型態而組成，而意識型態也是為了召喚主體而存在。而媒體不僅是文化的再現工具，更是意識型態再現的利器，媒體將閱聽人召喚為閱讀、觀看的主體，運用符號運作的再現機制，使閱聽人在訊息中佔有自己解讀的位置，而認同歸屬於某一特定的訊息或族群。Lacan (1977) 運用幼兒在鏡像階段的心理分析說明了主體認同的過程，對自身影像的認同過程基本上是具有想像性的，這種想像建立了自我與異己的差異認同。換言之，主體是召喚而來，在媒體再現文化的過程中，透過與媒體符號的互動關係，形成主體的認同，建立想像的、意識的我與他人之間的差異性認同。

許多學者也將主體建構的心理機制用於媒體觀看的認同過程，然根據不同媒體的特性提出不同主體認同的詮釋。Metz (1982) 將心理分析中的主體認同過程，運用在詮釋閱聽人觀看電影的心理機制上，在《想像的意符》(The Imaginary Signifier) 一書中，Metz 強調觀眾在整個觀影的過程中處於核心的地位，成為觀看的主體，電影雖是虛構的，然而在整個觀影的情境中，觀眾卻可以進入情節形成想像性的認同，電影使觀眾回復到鏡像階段，被眼前的事物所召喚、吸引，並產製認同感，而產製了投射、移情的心理作用。電視媒體的認同機制卻較為複雜，Flitterman-Lewis (1992) 認為由於電視文本被分割成片斷、不連續、多元、散亂等複雜的形構，以及其分散注意力的觀影情境，使得主體認同的一致性不斷地被打斷，而成為多樣性的認同，電視影音符號的召喚作用使得被打斷、破碎的觀影經驗，不斷地重組認同的定位，閱聽人的觀影注意力分散，主體認同的機制也轉為零碎。然而，電視媒體卻具有強力、重複性的文本敘事，閱聽人的接收電視媒體的時間又較其他媒體長，雖與電影完整的觀影情境不同，對於回復至鏡像階段的

認同過程也難以解釋電視散漫的觀影情境，但電視影音符號不斷召喚閱聽人，在複雜、不連續的文本訊息中確立認同的主體位置，或許在電視散漫的文本中，認同是短暫的，但在長期觀看電視的過程中，迫使閱聽人在片斷的符號訊息中，不斷建立主體認同的位置，根據個人的身份，建構對零碎片斷訊息的認同，如國家認同、消費認同、政黨認同、性別認同等多元的認同，透過對不同訊息文本的重組定位，觀看主體在多樣性的認同機制中，重複、且不斷確立主體的身份／認同，而在這種觀看電視的散漫過程中，主體不斷地被召喚、提醒，之於訊息文本中「我」的位置在哪裡，透過重複、多元、複雜的運作，更形構了主體的認同。

媒體的他者再現與認同的差異政治

媒體除了再現本國、本族、在地的傳統文化、歷史、與經驗外，透過跨國的經貿與傳播，他國、他族、他地的文化也同樣再現在媒體的視框中，然而媒體對他者的再現，除顯示再現文化的差異外，對原初的身份／認同影響將如何？端看電視節目與頻道的變遷，由於政經時局的轉變與傳播新科技的層出不窮，媒體的形態也在轉型，以台灣電視節目為例，從電視年鑑的紀錄來看，自早期六〇年代開播，除近六成的國語節目、一成的台語節目外，其他多為來自美國進口的節目，七〇年代中期由於台灣的國際情勢緊張，電視成為強化反共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國語節目高達有七成左右，對於外來的美國節目、與日本卡通也降至一、二成，八〇年中期可說是香港武俠劇的盛世，在八〇年代進口的節目有高達四成的紀錄，而到了九〇年，有線電視、衛星電視的興起，頻道的開放需要大量的節目，因而進口大量的外來節目，不僅對限制進口國家的鬆綁，從美、加、英、香港、大陸、日、韓等地進口節目，甚至有歐、美、日本第一世界國家的頻道（如 CNN、NHK 等）直接傳送至家中，三家無線電視台亦有將外來節目安排於黃金八點檔的時段中，過去保守時期禁播的語言、文化，現今均可在各頻道中再現，電視逐漸轉為跨國文化的視窗，朝向全球化資訊流通的趨勢，更遑論資訊網路科技所帶來自由流通的概念，加速全球化的網絡的流通，他者的文化在網路中流串，再現在電腦螢幕的視窗上。這種他者文化的差異再現原初界定於身體印記（body inscription）的不同，由於種族、膚色、歷史、文化的不同，使得媒體所召喚的閱聽人主體，對於外來資訊具有差異性的解讀，根據自身對身體印記的認同，而產製「他者／異己」的認知。

Lingis (1983) 在其探究奴隸身份的論述中，提出身份來自於身體印記的符碼化 (codification)，「有印記，即有符碼運作。」身體表面的種族、膚色成為符號印記，承載著傳統、在地、歷史、記憶與文化，使得身體在時空情境中顯露其特有的文化意涵，身體是一種符號意涵的銘記，也是主體建構認同的參考依據，而這些符碼化的身體印記並非生物性的、自然的，而是人們附加、印記在身體上的意涵，使得身體與特殊的符號意涵構連在一起。換言之，符號意涵若有所變異，則身體認同亦有可能改變，符號印記或因著時代環境的變遷，而改變身體認同的

內涵，廖咸浩（1991）即提出台灣在近幾年來主體性內涵與文化上的變化，認為國族主義身份的確立因著時局的更迭，由早期國民黨執政所帶來的「上海現代性」意涵，轉換為綠色執政所強化本土主義的日本「殖民現代性」意涵，然而這些台灣主體性的論述，缺乏深厚的文化基礎，只有根基在多元的傳統文化中，台灣主體性才能真正的紮根。這種文化內涵的轉變意謂主體性是會改變的，可以將特殊的符號印記加諸其上，而在認同的過程中透過符碼化的運作，產製差異的政治。這種身體印記的認同機制同樣運作在媒體傳播與接收的過程，閱聽人在觀看外來節目與資訊的解讀過程中，如同再確立主體的身份位置，瞭解螢幕視窗中所再現的身體印記，與個人的身份／認同是有差異的，然而感知媒體所再現的外來文化，在地的身份／認同也可能發生改變。

Foucault（1979）的身體論述也說明了身體印記著歷史記憶，顯露了過去經驗的痕跡，身體是歷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元複雜權力關係交織的核心體，身體背負歷史、文化所銘記的符號，建構一套信念、與知識的系統，身體成為複雜權力關係運作的場域，身體不是身心二元對立中附屬於心靈的客體，而是馴服、規訓在「身體政治」（body politic）運作下的主體，身體政治如同一套物質元素或技術，透過權力與知識的關係，進駐身體，形塑身體成為權力關係中的主體，同時又成為知識領域中的客體。Foucault 的身體論述將身體視為權力、知識、與抗爭相互交織抗衡的場域，其間權力運作並非單向或雙向的優勢與從屬的關係，而是來自四面八方、無所不在的運行，身體不僅是經驗領域的主體，同時又與歷史、知識等構連，換言之，身體是一個多元、複雜權力運作的政治場域，這種權力關係相互抗衡、並非穩定持久。這種不平穩的權力關係，使得身體—主體的認同亦不穩定，媒體所再現的外來文化釋放出某種權力運作，與在地的文化產生差異性抗衡的關係，使得原初的文化認同起了變化，這種不穩定的（unstable）釋意模式並非優勢、協商、對立三種解讀型態可以包含。主體認同不是馴服、規訓的穩固（fixed）狀態，而是可能隨著身體所感知的不同媒體經驗而有所改變。

Fanon（1986）所著的《黑皮膚，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一書說明了不穩定認同的後殖民傷痕，身體雖是黑色的皮膚，卻帶著白人的思考模式、信念與價值觀，族裔散居（diaspora）的歷史印記，使得移民的過程對傳統文化僅殘留想像的記憶，因所處之地的環境、語言、生活經驗轉而認同移居之地的文化，這種族裔文化與移居地的文化差異，使得移民者的認同需要探究「變成什麼」（becoming）的問題，過去「我」與「他者」的差異認同，在族裔散居後，卻經驗我們自己成為他者身份的過程。張京媛（1995）即提到：「這種不同的身份認同又隨著當地的主導意識型態的導向而得到強化或淡化。『從哪裡來』和『身居何處』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實質上是後殖民的主流文化勢力影響的結果。」（頁17）回到前述 Hall（1990）對文化認同的二種定義，一種是相似與連續的意義，另一種則是差異與斷裂（rupture）的意義，而後殖民論述中的認同問題即是文化差異與歷史斷裂所產製的不穩定意涵。觀看當今全球化強調資訊自由流通的媒體

文化，將他者的文化直接移居至家戶之中，過去是移民者受到移居地文化的影響，而在主體認同上有了改變，而今日傳播新科技輕易地將外來的資訊文化移民至私人領域中，打開電視閱聽人可以選擇 NHK 的報導，觀看日本偶像劇所再現的當代日本年輕族群的文化，接收日本綜藝與娛樂節目的型態，亦可收看 CNN 的新聞觀點，進入美國二、三十年歷史的肥皂劇劇情，更可以大量接收好萊塢的電影文化、與 MTV 的流行文化等等，網路資訊傳播也將上網族群帶入漫遊全球文化的新視界，在這種跨國媒體資訊大量充斥的媒體生態中，全球化的風潮仿若必然發展的路徑，並不是跨國文化的流通有何不妥之處？而是這些大量原與傳統文化具有差異性的外來文化，將會建構閱聽人什麼樣的認同機制？全球化的趨勢，媒體的角色是什麼？端看新新類人的 e 世代族群夾帶著外來語的語言與書寫，新世代的認同是什麼？今日因著媒體科技的進步，不必因著移民而受到他者文化的影響，媒體將外來文化再現在閱聽人的生活經驗中，是否同樣也帶來移民的認同？傳統文化的根基將如何在認同機制中確立？而全球化的媒體文化與閱聽人解讀的內涵將構連、接合出什麼樣的認同？認同不是穩固不變的，認同是不穩定的。

Said (1978) 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 一書中，即提出對另一個文化的反省，「一個人是如何再現其他文化？另一個文化是什麼意思？對於一個不同文化（或種族、宗教、文明）的觀念是有用的嗎？或者它要不是永遠伴隨著沾沾自喜（當一個人對自己品頭論足的時候），要不就是與敵意、侵略性（當一個人議論『他者』的時候）有關嗎？文化、宗教以及種族上的差異，比起社會經濟的分類範疇，或者政治歷史的分類範疇更加要緊嗎？思想觀念是如何獲得權威、正常化，甚至是本然的真理地位呢？知識分子的角色是什麼？他有必要去確立他所屬的國家和文化的正當性嗎？有什麼重要性他必須致力於獨立的批判意識，一種對立性的批判意識呢？」(p. 325; 王志宏等譯，頁 474) 反思在全球化媒體生態下，閱聽人是如何再現其他文化的？他者文化對閱聽人而言是什麼意思？對他者文化的接收僅有好、惡二元的意涵嗎？文化的差異對閱聽人而言有何意義？在閱讀 CNN、NHK 等外來頻道時，知識分子的角色是什麼？需要確立所屬的身份／認同嗎？閱聽人在所處文化與他者文化之間如何建構自己的身份、位置？

虛擬認同：認同意義的內爆 (implosion)

資訊網路媒體所帶來的不僅是將全球文化再現在電腦的視窗，更有趣的是將閱聽人在媒體經驗中的被動接收角色，轉換為主動產製訊息符號的主體，資訊網路的使用者可以匿名，重新定義自己的身份，而在線上形成虛擬認同 (virtual identity)。新新類人伯登族 (protean) 被稱為資訊網路的新世代，其生活經驗充斥著數據機撥接的聲音，他們將時間花費在上網使用資訊、擷取資訊、甚至產製資訊，Rifkin (2000) 形容在網路近用權時代中，伯登族「與電視、電影、以及網際空間中的虛構角色共度許多時間，就如同在現實生活中與同儕的互動一般。

他們甚至將虛構角色的特質以及虛擬體驗融入社會生活中，編造一齣齣集虛幻與現實於一體的個人化生活戲劇。」(p. 187；黃彥憲譯，頁 238) 換言之，上網就是他們的生活，網際互動就是他們的人際互動，網路的資訊就是他們的聽聞，網際的虛擬世界即是他們的生活的真實體驗，網路媒體的特性也滿足他們進入網路建構虛擬認同的快感。

在虛擬認同的運作中，網路使用者可以進入各種匿名系統，如 MUDs (Multi-User Dimensions)「泥巴」系統，選擇一個名字、一種性別，並重新界定自我的身份／認同。Jordon (1999) 即宣稱，網路的匿名系統在「自我定義的重要性與其他線上溝通傳播有相似之處，不管是選擇一個登陸名稱、一個電子郵件帳號名稱，一個 Usenet 名字或其他什麼名稱，網際空間的個人性基礎似乎都在線上互動中，屢次被強調出來，召喚自我定義，並提供自我創造。」(p. 62；江靜之譯，頁 92) 因此使用者為召喚為主體，自定某一身份認同，可以是鬼靈精怪，可以是變裝皇后，可以是任何人、事、物，與現實世界的認同機制完全不同，而透過虛擬的身份與虛擬的他人在线上對話。在虛擬認同中，網路媒體的使用者在離線時的真實身份／認同可以隱藏起來，換言之，網際網路具有性別盲、膚色盲、種族盲、年齡盲等模糊離線具體認同的力量，而建構出不同於真實社會認同類別的虛擬身份。人們在離線生活中所擁有的，通常被標示為具體的認同，在網路媒體的再現機制中是可以被藏匿，而不出現在线上的。透過網際空間的交談，线上的世界是一個可以遊戲人間的世界，一個有如參加化裝舞會的世界，一個可以隱藏自我、帶著面具的世界，使用者可以編造一個「假想我」，同時也可以化身為一個「理想我」，甚至是複製一個「真實我」，線上族群藉著所自定的、虛擬的身份認同彼此交談，產製符號運作的再現機制。

這樣一個線上化身的設計，使得虛擬認同中身份的多元變化多過於真實世界的類目，而更趨於解放的意涵。有些線上使用者藉著虛擬身份的認同，隱藏自我在真實世界的認同，在虛擬的環境中感覺沒有負擔地暢談自我真實的想法與吐露心聲，然而在面對離線的真實世界時反倒是將真實自我隱藏。換言之，在虛擬世界中，利用匿名身份來表達真實的自我認同，而在真實世界中卻藏匿真實的自我。因此化身成為真實，而離線認同屈就於現實類目，必須在具體社會化的類目中進駐自己的位置，現實的認同反成為虛假的化身。認同機制透過網路媒體，遊戲在虛、實身份的轉換中，真實與虛幻的身份／認同混淆，網際空間造就了虛實不分的可能環境。Eco (1990) 在其〈旅行在超真實之中〉(Travels in Hyperreality) 一文中曾敘述，超真實的哲學就是要引導建構最真實的情境，超真實並非提供給人所想要的真實的複製品，而是給人一個不再需要真實的複製品，人在複製的超真實情境中，就無須再追求真實了。是故，所有在網際媒體中的「複製我」既都是虛擬，亦是真實。

今日網路媒體帶來 e 化的生活體驗，同時也帶來了不穩定的虛擬認同，在國族盲、性別盲、種族盲、膚色盲等模糊具體類目的網路特質下，認同機制中的差

異意涵在遊戲於虛擬的身份認同中內爆，認同的符號意義在虛擬的情境下漂浮、不穩定，自我可以具有任何身份，不受身體印記的限制，網路媒體解構了認同的符號意涵，在網路中虛擬的身份認同可以隨意地與任何符號構連，隨時地更換身份、或擁有多種身份，亦男亦女、亦老亦少、亦中亦西，過去是對立差異的類目，在網路中卻可以同時虛擬存在，使得主體的身份認同可以具有多元、複雜、超越普遍認同類目的文化意涵。

從解構理論來看，Derrida (1973) 創造了「*differānce*」一字，有別於一般使用的「*difference*」(差異)一字，其目的為表明符號本身的區分 (*differ*)、與延擱 (*defer*) 的雙重作用，在共時上區分符號義，在歷時上延遲符號義，說明了符號意義的不確定性，其指涉意的不穩定，*differānce* 不僅區分、延遲了符號系統的運作，同時也對穩固的身份／認同去中心化，沒有一個中心優勢的意義可以佔有主體，意謂認同符號的不確定性 (*undecidability*)，主體在 *differānce* 符號系統中，永遠無法取得穩定的位置，也沒有一個完全可以代表主體的身份位置。此外，Derrida 提出來的 *differānce* 一字，在語言上是無法辨別其義的，必須在書寫當中才能顯出其義，強調書寫的重要性。而網路媒體的再現形式即是一種書寫狀態，在網路的匿名系統中，主體的身份／認同去中心化、不確定、不穩固，悠遊玩弄於意符、意指的指涉關係中，認同的意義在網路虛擬的情境中內爆。

結語

媒體科技加速了全球化的腳步，文字、影音、資訊以即時的步調在全球各地自由流通，閱聽人從接收者的角色，提昇至產製—接收—消費的主體，大量媒體資訊再現在閱聽人眼簾，不斷地召喚閱聽人成為主體，透過與符號構連的認同過程，e 世代閱聽人認同的是什麼？面對外來的資訊文化，在地的文化認同將有何影響？過去在身體印記上所認同的傳統、歷史、文化、記憶等，如何在全球資訊流通下進駐自己的位置？在地的閱聽人是如何再現外來的另一種文化？認同不僅是相似的聚合，更是差異的政治，不是穩固不變的，而是可能隨著所感知的媒體經驗而有所改變。認同的不確定性同樣地運作在新興的網路媒體中，資訊網路的匿名系統使得網路使用者隨意改變主體認同，超越真實世界的認同類目，建構出多樣、多元、複雜的虛擬身份，認同的意義在網路媒體中內爆。本文只是對媒體的再現與認同政治的關係提出一些批判性的思考，並未對二者的關聯性作任何經驗的分析與討論，透過對當前媒體現象的描述，援引許多後結構、後殖民、後現代的重要論述作為初步的推論陳述，願盼引起各領域對媒體與認同二者關係的深度對話。

參考書目

- Althusser, Louis,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 Derrida, Jacques, *Speech and Phenomena and Other Essays on Husserl's Theory of Signs*. (David B. Allison, Tran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 Eco, Umberto, *Travels in Hyper Reality Essays*. (W. Weaver, Trans.), San Diego and N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0.
- Fanon, Frantz, *Black Skin, White Masks*. London: Pluto, 1986.
- Flitterman-Lewis, Sandy, "Psychoanalysis, Film, and Television," In Robert Allen ed., *Channels of Discourse, Reassembled* (pp. 203-246).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2.
-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Alan Sheridan, Trans.), NY: Vintage Books, 1979.
- Gillroy, Paul, "Diaspora and the Detours of Identity," In Woodward Kathryn ed.,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pp. 301-343). London: Sage, 1997.
- Glissant, Edouard, "Caribbean Discourse: Reversion and Diversion," In A. J. Arnold and K. Drame eds., *Caribbean Discourse: Selected Essays*. VA: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2.
- Hall, Stuart, "Who Needs 'Identity'?" In Paul du Gay, Jessica Evans, and Peter Redman eds., *Identity: A Reader* (pp. 15-30). London: Sage, 2000.
- Hall, Stuart,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Rutherford, J.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0.
- Jordan, Tim, *Cyberpower: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yberspace and the Internet*. London and NY: Routledge, 1999. 中譯見 Jordan, Tim, 《網際權力：網際空間與網際網路的文化與政治》(江靜之譯)，台北：韋伯文化，2001。
- Lacan, Jacques, *The Four Fundamentals of Psychoanalysis*, London: Hogarth Press, 1977.
- Lingis, Alphonso, *Excesses: Eros and Cultur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3.
- Metz, Christian, *The Imaginary Signifier: Psychoanalysis and the Cinem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 Rifkin, Jeremy, *The Age of Access: The New Culture of Hypercapitalism, Where all of Life is a Paid-for Experience*. NY: Jeremy P. Tarcher/ Putnam, 2000. 中譯見 Rifkin, Jeremy, 《付費體驗的時代》(黃彥憲譯)，台北：遠流，2000。
-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NY: Vintage Books, 1978. 中譯見 Said, Edward. W., 《東方主義》(王志宏等譯)，台北：立緒，1999。

Woodward, Kathryn, "Concepts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Woodward Kathryn ed.,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pp. 8-50). London: Sage, 1997.

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台北：麥田，1995。

廖咸浩，〈台灣主體性與上海現代性〉，中國時報，2001年8月18日，十五版。